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不 斷 革 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論 不 斷 革 命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論 不 斷 革 命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850×1168公厘 $\frac{1}{32}$ • 印張 $2\frac{5}{8}$ • 字數59,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定價（四）0.23元

統一書號 1001•399

出版者說明

本書材料以作者写作或第一次发表時間先后为序，并按問題分类編排，以便查閱。材料来源大多是現在已有的中文譯本，只有少数是直接 from 俄文本翻譯过来的。所有引文，除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翻譯出版的以外，都根据俄文版本重新作了校改。

目 录

一、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1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的不断革命問題·····	21
三、关于农民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設中的作用問題·····	38
四、对于非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論的批判·····	64

一、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馬克思 恩格斯

……在政治国家通过暴力从市民社会内部作为政治国家出现的时期，在人类自我解放竭力采取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的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也一定会达到废除宗教、消灭宗教的地步的。但这一步，它只有通过那种达到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的办法，通过那种达到消灭生命、走向断头台的办法，才能做到。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力量时候，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象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戏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一切因素的恢复而告终。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30—431頁。

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海因岑先生谈话中间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

及国家所进行的劳动組織等革命措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体奋起的无产阶级贊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經濟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障碍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可能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障碍将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間阶段是可能的,而且它們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
9月26日—10月3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01—302頁。

……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們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級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們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們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們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絲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終目的。

馬克思:“道德的批評和批評的道德”(1847年
10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
社版,第4卷,第346—347頁。

……在德国,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間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統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統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74頁。

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認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間敌对情形，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統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503頁。

……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务，是要使革命不断进行，直到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都被剝夺統治地位，无产阶级爭得国家政权，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統治地位的国家內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停止相互竞争的地步，并且至少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在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于我們，問題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废除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1850年3月），参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88頁。

我們已經說过，在即将来临的运动中，民主党人将会取得統治，他們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質的措施。这里发生一个問題：工人應該提出一些什么与其相反的措施？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純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們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一）迫使民主党人尽可能多触动現存的各方面的社会制度，

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們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二)工人应当极度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党人所提出的主张；他們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贖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加以没收，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党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党人自己主张施行稳当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资本惨遭复灭的累进税；假若民主党人主张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說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党人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的。

如果說德国工人不完全经过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占据統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末这一次他們至少有一个把握，就是这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在他們自己的阶级在法国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它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們自己努力：他們应该認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場，一时一刻也不要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用花言巧語誘惑他們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組織的道路。他們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的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書”
(1850年3月)，参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3—94頁。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服从无产阶级专政，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

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协会”（1850年4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7卷，第551頁。

我們对工人們說：为了改变現存条件和培养自己的統治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15年，20年，50年的內战，而他們^①却相反地对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觉。正象民主党人使用的“人民”这个詞是一句空話一样，他們現在使用的“无产階級”这个詞也是一句空話。为了实现这句话^②，他們不得不把一切小資产者說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說，他們defact[实际上]是代表小資产者，而不是无产者。他們不得不用革命的詞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

馬克思：“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會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8卷，第582—583頁。

在法国，小資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資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由小資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么工人的任务又有誰去解决呢？沒有誰去解决。这任务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而已。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在国家范围内解决这个任务的；法国社会内部各階級間的战争，将要变成一个各国間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階級推到支配世界市場的那个民族領導地位上，即推到英国領導地位上的时候，工人任务的解决才能开始。可是，在这里并不是就終結，而只是获得組織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暫的革命。現在这一代人，是和那些由摩西帶領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仿佛的，他們不只是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讓出地盘給那些适于新世界的

① 中央委员会少数委員。——本書編者

② 这种观点。——这是原稿另一个抄本的异文。——本書編者

人們。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
(1850年)，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
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188頁。

這種烏托邦，這種空論的社會主義，想使全部運動整個都服從於運動中的一個段落，用個別學究的頭腦活動來代替全部社會生產，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細小伎倆和巨大傷感事件來消除完全必要的階級革命斗争，其實它只是把現代社會理想化，把這個社會繪成一幅沒有陰暗面的圖畫，並且力求不顧這個社會的現實去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當無產階級把這種社會主義讓給小資產階級，而各種社會主義首領間的斗争又表明每個所謂體系都是特意強調社會變革中一個過渡段落而與其他各個段落相對抗時，無產階級就愈益團結在革命社會主義的周圍，團結在被資產階級叫作布魯基思想的共產主義周圍。這個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必經的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這些差別所基於的一切生產關係，消滅一切適應於這些生產關係的社會關係，變革一切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觀念。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
(1850年)，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198—199頁。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
(1850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194頁。

……至於我，那末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者發現各階級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

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已对各阶级进行过经济解剖。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在于证明下列各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给约·卫德麦的信”(1852年3月5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452页。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生产过程的现有形式看作是最后的。所以它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①，而从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实际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各种方法，使生产的技术基础以及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发生革命。因此，它同样也就使社会内部的分工不断发生革命，使大量的资本和众多的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跑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马克思：“机器与大工业”(1867年7月)，参见“资本论”
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95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

- ① “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二连三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共产党宣言”，伦敦，1848年，第5页)

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1875年5月），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1頁。

在我們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的成果，就形式來說，只可能而且只应当是資產階級共和国。但是这将仅仅是一个短暫的过渡时刻，因为，所好的是，我們这里沒有純粹的資產階級共和党。可能以进步人士为首的資產階級共和国，首先将成为我們把广大工人群众爭取到革命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工具。这一点将在一、二年內完成，那时除我們而外，所有尚存在的中間党派都将精疲力竭，自行崩潰，只有在这之后，我們才能順利的取得政权。

德国人的极大錯誤就在于他們認為，革命似乎可以在一天之內完成。事实上，革命是群众在某些条件下的多年发展的过程，而这些条件又是有助于加速这种发展过程的。凡是在一天之內完成的革命，或者是仅仅去除了早已注定灭亡的反动派（1830年）^①，或者是取得与預期目的截然相反的结果（1848年，法国）^②。

恩格斯：“給伯恩施坦的信”（1883年8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1953年俄文版，第370頁。

同样，我們也反对了小資產階級热心散播的一种幻想，仿佛革命已由三月事变宣告結束，現在只是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們看来，二月和三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它們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終点，而是这个运动的起点，在这个运动中，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人民会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会愈来愈明显地分化，直到它們跟各大階級即資產階級、

① 指1830年7月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波拿巴皇朝。——本書編者

② 指法国无产阶级在参加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完全被当时的大資產階級所掠夺。——本書編者

小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完全相吻合，而无產階級也會在一系列的戰鬥中接連不斷地奪得陣地。

恩格斯：“馬克思與新萊茵報”（1884年2月），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31頁。

當我後來讀了布熱爾論馬拉^①一書時，我就了解到：我們在許多方面都不自覺地模倣了真正的（不是保皇黨人所偽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樣；一切憤怒的號叫和一切歷史的偽造（這使人們在將近一百年中所知道的只是馬拉^②的被歪曲的形象），只是由於馬拉无情地摘下了當時那班偶像——拉法耶脫、拜依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們已經是徹頭徹尾的革命叛徒的真面目，只是由於他也象我們一樣，不認為革命已經完成，而想使革命被宣布為不斷的。

恩格斯：“馬克思與新萊茵報”（1884年2—3月），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32頁。

列 寧

在自由的農民委員會中（在自由的全俄代表大會中也是如此），社會民主黨人將立刻竭盡全力來鞏固農村無產者和城市無產者的單獨聯盟。社會民主黨人要坚持有利於農村無產者的各種措施，幫助他們走了第一步之後，尽可能迅速而一致地來走第二步、第三步，——以此類推，直到最後的一步，直到無產階級獲得完全的勝利為止。可是，現在能不能立刻就講定，到明天，為了走了第

① 這裡指的是1865年巴黎出版的布熱爾著“人民之友馬拉”一書。——俄文版編者注

② 馬拉（1743年5月—1793年7月）是18世紀末期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杰出的活動家。——本書編者

二步，要提出哪种要求呢？不，这是不能講定的，因为我們不知道，富农和許多忙于搞各种合作事业和搞土地从資本方面以各种形式流到劳动方面来的有学問的人，他們到明天将取什么态度。

也許到明天他們还不会同地主妥协，还願意彻底消灭地主的权力。那好得很。社会民主党人很希望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將建議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要求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并把它交給自由的人民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將机警地監視，使农村无产者这时不致受人欺騙，使他們更加强壯起来，为无产阶级的完全解放而进行彻底的斗争。

但是，也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甚至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只要万恶的盘剝制一受到限制和縮小，富农和許多有学問的人明天就会和地主联合起来，那时整个农村资产阶级都要起来反对整个农村无产阶级。那时我們如果单与地主作斗争就很可笑了。那时我們应当与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应当首先要求尽可能广闊的場所来进行这种斗争，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来促进他們的斗争。

無論在何种情况下，我們的第一个任务，我們的主要的和必然的任务是：巩固农村无产者及半无产者和城市无产者的联盟。为了这个联盟，我們要立刻使人民获得完全的政治自由，使农民获得完全的平等权利和消灭农奴制盘剝。当这个联盟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們就能很容易揭穿资产阶级诱惑中农的各种騙局，那时候我們就能很容易而且很迅速地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政府一切势力而往前走第二步，第三步，直到最后一步，那时候我們就能一往直前地走向胜利，会很快地爭得全体人民的完全解放。

列宁：“告农村貧民書”（1903年3月），參見“論工农联盟”1956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38—139頁。

我們的任务是永远不要离开階級观点，建立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階級的最亲密的联盟。我們的任务是要使自己和人民知道隱藏在普遍的然而模糊的对“土地和自由”的要求后面的真正民主和革命的内容。所以我們的任务是最积极地支持这种要求并且向前推进这种要求，同时要在农村中准备社会主义斗争的成分。

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1905年3月23日），参見
“論工农联盟”1956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52頁。

專門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力求通过一切民主变革而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我們應該经常努力的一刻不容忽視的任务。但是，如果因此而忽視农民运动，那就是不可救药的庸俗态度和学究习气。不，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性質是不容怀疑的，我們應該用全力去援助它，发展它，使它成为政治上自覺的、階級性鮮明的运动，推动它向前发展，同它一起行进，同它手携手地走到底，因為我們要比任何农民运动走得更远，我們要走到社会階級划分現象彻底消灭。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农民那样受到这样厉害的痛苦，这样厉害的压迫和欺侮。农民受这种压迫，愈是暗无天日，他們現在的覺醒就愈大，他們的革命攻击力量也就愈加猛不可当。自覺的革命无产階級的任务就是要竭力援助这种攻击，使它能彻底扫除旧俄国一切陈腐的可恶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关系，使它能造就自由勇敢的新的一代人民，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使我們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在这里广阔地开展起来。

列宁：“馬克思論美国‘土地平分运动’”（1905年4月），参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
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42—143頁。

覺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現时的农民运动應該抱什么态度呢？他們應該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地帮助农民，彻底地帮助农民

把官吏政权和地主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們同时也應該向农民解釋清楚，只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不够。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该准备消灭資本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为此就应该立即充分宣传社会主义的学說即馬克思主义的学說，并且联合、团结、組織农村无产者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为了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記民主主义的斗争呢？或者为了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記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关系。他們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这个终极目的，他們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

列宁：“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906年11月），参見“列宁文集”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册，第33—34頁。

第二个建議必然是这样的：不把政治制度全部实行民主化，不确立共和制度和实际保证人民的专制，就既不能保持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也不能前进一步。我們应当把我們向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这个建議加以特別明晰准确的表述，免得发生任何怀疑、任何误解、任何曲解以及对于所謂在反动中央政权下可能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荒謬見解有任何默許。所以，当加紧提出我們的政治建議时，我們应当向农民說：得到土地以后，你应当前进，否則你必然要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粉碎和击退。沒有新的政治胜利，沒有一般对整个土地私有制施行新的更加坚决的打击，就不能夺取土地并把它保持住。在政治上，也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一样，不前进就要成为落伍者。或者是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以后变得强固起来（民主革命自然会加强资产阶级），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全部胜利

果实剝夺掉，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这就是說共和制度和完全的人民专制。这就是說，在爭得共和制度的条件下，全部土地实行国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胜利向开始为爭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真正斗争的一个自然的必要步骤。

列宁：“修改工人党的土地綱領”(1906年3—6月)，參見“論工农联盟”1956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34—235頁。

前几封信对目前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作了如下的叙述：

(1)要善于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革命的下一阶段或者說走向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2)应当把掌握在地主资本家(古契柯夫之流、李沃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克倫斯基之流)政府手中的国家政权夺取过来交給工人和貧苦农民的政府。(3)后一政府应当按照工农代表苏維埃的形式組織起来，即：(4)应当打碎和連根剷除军队、警察、官僚等这类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常見的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5)群众性的、人人参加的人民武装組織。(6)只有这种政府，只有具有“这种”阶级成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管理机关(“无产阶级民警”)的政府，才能够胜利地解决目前最困难、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締結和約，并且不是締結帝国主义的和約，不是締結帝国主义列强之間关于瓜分资本家及其政府所夺得的脏物的协定，而是締結真正巩固的、民主的和約，这种和約如果没有許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达成的。(7)在俄国，无产阶级若要在最近的将来取得胜利，必須使絕大多数农民在沒收地主全部土地(和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如果把“104人”的土地綱領看成實質上是农民的土地綱領的話)的斗争中支持工人，这是胜利的第一步。(8)由于这种农民革命和基于这种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最貧苦部分联合起来，就有可能而且必須采